

故事·人物·语言

——赵付森小说读后

□谢玉好

纵观中国小说创作历史,无论是神话传说、六朝志怪,还是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都是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为主,一步步推动小说创作向前发展。当代不少优秀的小说创作者,汲取了古典小说创作的这一优良遗产,以当代人的视野和态度,以讲好故事、塑造典型人物为己任,创作出了一批批优秀的精品佳作。赵付森的小说创作亦是如此。

赵付森是位讲故事的高手。他善于用曲折复杂的情节、精致感人的细节,串连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在故事中展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环境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笔下的故事,经过选择、提炼,呈现出了特有的文学色彩,能够很大程度上调动人的阅读快感,达到引人入胜的美学效果。如中篇小说《心锁》,开篇以退役军人迎接老首长来旅游拉开了故事的序幕。当人们误以为这仅是一篇追忆军营生活、描写战友情谊的故事时,随着情节的推进和发展,一个更为曲折复杂、充盈着悲剧色彩的情爱故事在读者眼前展现。在老团长夫妇千里为外孙女寻找生身之父的故事中,有青年人懵懂时期的爱情,有世俗压力酿就的恶果,也有亲父认女

的团圆。故事一波三折,读后令人感慨良多。再如短篇小说《母亲的宿命》,讲述的是一个悲惨的,甚至是有些荒诞的故事。在传宗接代的封建观念下,婆婆竟精心设计安排儿媳借种生子。儿子成人后厌恶自己的身世,痛恨母亲的行为。母亲也深陷到痛苦、内疚的精神折磨之中。故事将扭曲的人性、荒诞的习俗,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强烈地刺激起人们对丑恶事物的厌恶和反感。短篇小说《一双皮鞋和一双大头鞋》则巧妙地展示了作者对故事设计的能力。一双大头鞋不翼而飞,而在若干年后,一双价值不菲的名贵皮鞋从天而降。故事看上去充满着偶然性和戏剧性,但是作者用令人信服的情节推进和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写出了故事中偶然成为必然的内在逻辑,使得故事本身就洋溢着一种形象思维的张力与活力。

优秀的小说,并不单纯或局限于对故事浓墨重彩的描述,更重要的是通过故事,完成对“这一个”人物的塑造,亦即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小说的故事中,要“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长篇小说《妞儿》,就较好地完成了这一命题。在特定的环境中,妞儿的人生故事是苦难甚至悲惨的。自幼便成为弃儿,饱受生活的磨难,后又哥哥强暴,含辱投

水自尽,酿成兄妹双双堕落的惨烈悲剧。苦难的人生、命运的不公,是许多小说家所关注的重点题材。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便是当代小说关于这类题材的佳作。但如果仅仅为了苦难而去讲述苦难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透过苦难,描写出人与苦难搏斗的顽强不屈精神,描写出在苦难中人性的善良尚在,描写出在逆境中人的希望、理想、追求、奋斗。这样,才能彰显出作品的艺术价值,使得人生有着暖意的色彩。妞儿的故事也体现了这一主题。她对知识的渴求,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渴望……苦难的人生与理想的追求交错在一起,集中在妞儿身上,使得妞儿作为一个富有个性的艺术典型形象跃然纸上。在其他作品中,作者也展示出了善于调动各种手段来塑造人物的能力。如《心锁》中,他将战友情、亲情、爱情以及世俗的人情世故有机地结构在一起,勾勒出一幅幅充满生活气息的图画,并注入了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情感色彩,使得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充满母爱却又棒打鸳鸯的张毓枝,性格豪爽举杯恨恩仇的高建,热情而知道感恩的孟祥彬、开明又深明大义的刘自新妻子……这些人虽然着墨不多,但都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成为小说中个性鲜明的“这一个”。

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优质的文字讲述故事,用生动的故事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经常小心翼翼地把他们引向自己的目标,自由地,常常是十分巧妙地(这是读者不易觉察的),然而任意地掌握他们的动作、语言、行动和相互关系,一心一意地把小说的人物写成艺术上最鲜明和最有力的人物。”(高尔基语)。赵付森的小说做到了这一点。

小说中,无论是塑造人物、讲述故事,还是描写环境、剖析心理等,最终都是要通过文字来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的高低决定着作品的优劣。赵付森在小说中彰显出了较强的使用文字和驾驭文字的能力。总体来说,他的文字是以一种干净、扎实、简洁、准确的形态呈现的,其中又不乏生动性、形象性和旋律感,且生活气息极其浓烈。如《妞儿》中关于老鸹沟的描写:“老鸹沟其实应该叫乌鸦沟,老鸹是山里人对乌鸦的俗称。……村里的老人说,很早以前,沟的西边、东边,从沟底到山顶,漫山遍野都是老榆树、老松树、酸枣树、野柿子树。这些树都招老鸹,沟里头老鸹就特别多。有时一群飞过来,成百上千的,黑压压漫过头顶,呱呱的叫声聒噪死人。……沟里人也讨厌老鸹,说老鸹是一种晦气鸟,在谁家门前

叫谁家就要小心倒霉。”这段朴实且又舒展的文字,通过对老鸹和老鸹沟的描写,充盈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它准确地呈现了妞儿所处自然环境的封闭、恶劣,以及人的愚昧、迷信。这也暗喻和预示了妞儿苦难的人生和命运,有着较强的象征意义和指向性。在平静流畅的客观叙述中,读者能触摸到一种激情和力量,感受到作者主观上对人生、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如在《母亲的宿命》中,“尚双全在母亲的灵床前差不多跪了三天,哭了三天。嗓子哭哑了,饭没有吃过一口。在孝子行礼时,他已不顾礼仪之数,五体俯伏于地,撕心裂肺地号哭,双手抓着‘安杖棍’在地上狠摔,‘劳盆’则是在头上磕碎的。”这段简约的文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尚双全的悲痛心情和灵魂忏悔,也反映出了作者对人性中善良的赞美及对鞭打丑恶的生活态度。

创作源于生活。作者曾在部队服役三十余载,后又在地方工作生活多年。军营的熔炼、丰富的生活阅历,培养了他持之以恒坚持创作的毅力,让他能够从丰富的生活素材中汲取、提炼,并成为优良的创作成分。其文学作品集《暖暖的秋阳》就展现出他的个性特质和创作能力,具备作品的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暖暖的秋阳》证明他的创作是成功的。

走进军营

□韦凤美

每个少女心中都有一个梦,我也不例外,每次看到电视上军人的画面尤其是阅兵时的场面都激动不已,就会期望自己成为军人或者将来能嫁给军人。可惜这两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但我有幸走进军营,并在那里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

15年前,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某通讯大队训练,心情异常激动。是的,我终于可以走进军营,近距离地观看那些绿色方阵,可以真正体验军人的生活。“部队是一所学校,更是一个大熔炉,不管是什么样的坯子,只要进入军营,都会脱胎换骨。”在迎新大会上教官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吓哭了一些人,要知道她们都是娇生惯养的“千金大小姐”。

虽然我们只是暂居通讯大队,但是一切都得按照军营的要求来。军营的条件非常艰苦,几百上千号人只有几个卫生间,有一个公用澡堂。很多同学由于矜持不去公共澡堂洗澡,因此占用了休息时间,连带很多人受罚。教官并不因为我们是女孩子而减轻处罚,20个俯卧撑和4000米绕场跑是少不了的,一次下来个个都哭爹喊娘。

除了那枯燥乏味的训练,军营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起初几天,教官的哨声

都是6时准时响起,我们渐渐习惯了。然而有一天舍友5时听到哨声响,急急忙忙叫醒我们,我们醒来没有听到哨声就把她说了大通继续躺下。结果其他宿舍的同学都在操场集合了而我们还在呼呼大睡,最后被教官惩罚爬上树去摘柚子……

记得当时我们每天吃完晚饭后可以和那些看起来严肃的兵哥哥玩乒乓球、下象棋、斗牛等,一起唱《军中绿花》,一起哼《打靶归来》,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一起看露天电影,甚至促膝长谈,把紧锁的心扉打开,那铿锵有力的语言就像打出去的子弹落地有声,一种信任和情谊就在瞬间诞生。此刻,军营到处都充满着一种活力,到处呈现出一种明媚的忧伤,我知道那是青春的感伤。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在军营生活后,才知道他们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不知多少次摔倒摔伤,不知流了多少汗流了多少泪流了多少血,可你见到他们时,他们始终是阳光灿烂的……但是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乡愁,也有梦想和期盼。

青山依旧在,党旗别样红。那些军营岁月永远储存在记忆的最深处,那是我们成长的标志。



小河弯弯 吕超峰摄

回乡记

□黄永霞

因为天热或者其他缘故,这几天心绪颇为浮躁,为微茫而不确定的所有。无所适从间忽然想回老家一趟,我急切需要用那里的圆寂慰藉一个中年人的焦虑。这是初夏的午后,阳光并不热烈,我关上房门,自顾自回乡。

老家离我很近,即使是步行也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只是那里已沦为荒村,几乎看不到人迹,所望之处皆为残垣断瓦,田野上自由飞翔的鸟儿和路边的野草是这里最常见的生机。目之所及,东西南三面都是通衢,即将完工的高楼抬眼即见,但那种荒凉寂寥,即使是白天也让路过的人心生恐惧。作为生长于此的人更难避免悲凉,感觉心底一个地方没有了着落。是的,因为某种原因,从地理意义上讲,我的故乡已不复存在,但在感情上委实难以割舍对她的依恋。虽然已成荒村,但总归还有这样一处所在供离开的人牵绊。我居住的小区离得不远,所以,回村走一走成为我的日常。

离开小区200米后向右转,进入一条柏油小路,再往前几十米,穿过一道铁皮门,故乡就在门后。类似神话传说中的那扇神秘之门,

门里门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铁皮门外是规整标准的大路,是近处的各种车辆来往穿梭和不远处的城楼、高铁呼啸而去;铁皮门内是对面,售楼部刻意设计的树林花园以及一尘不染的样板间把这扇门衬托得格外寒酸与不合时宜。另一个世界在门后隐藏,田野,白杨,麦浪,废墟,瞬间的视觉转换太过魔幻,这就是故乡了。土地暂时还没有被钢筋水泥覆盖,定居在城里的乡亲带着农具回来继续耕种,看到它们就算见到了故人,心在瞬间安静下来。沿着废墟中的水泥小路继续走,穿过废墟,走上村北的小石桥。桥下水流清澈,两岸的杨树愈发伟岸。农历四月初,麦穗已黄,天地间弥漫着即将收获的焦灼与喜悦。斑鸠和布谷鸟还有别的飞鸟藏在它们的羽翼里,在乡村度过近20年的时光,也从没见过布谷鸟的身影,或者见过而不相识。只在每年春尽时忽然听到它们的歌声,“布

谷——布谷——”,像是一个崭新季节到来的序曲。我总有一个疑问,刚刚过去的冬天它们去哪里了呢?它们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我在桥栏上坐下来,凝神望向田野。终于有一只鸟儿从天空中飞过来,翅膀舞成一字。这是一只美丽的鸟儿,身形俊俏,飞翔的姿态曼妙自在,很显然不是麻雀,它也不会是一只乌鸦,那么它是谁呢?我和它,相聚于此又陌不相识。

童年的记忆里有这座石桥,这是出村的必经之地。我用穿着塑料鞋、布鞋、橡胶底运动鞋的脚从桥上走过无数回,也不止一回在桥上桥下纳凉、戏水、淘气。那一年,因为偷了地里的青麦穗被父亲追打,也是从桥上飞跑着逃走。成年后,我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希望回到我人生最原始的状态里去:父母健在,姊妹比肩,为衣食愁,为衣食食。世界就是我的泥墙小院篱笆大门,院子外面池塘环绕,鱼虾安居,灰色的鸭子和白色的鹅在塘里戏水,塘边漫步。荆条密布塘沿,我

恐怕不会有外人,偏偏又互不相识,只剩下说不出的熟稔和亲切。女人向我微笑,问我是否是镇政府派来搞“三夏”麦收防火的干部。我也笑了,报出父亲的名字。她如释重负,说原来是一个村的,我说咋面熟呢!边说边将水桶丢进河里打上水来。她在桥南大块地边上种了油菜,油菜收罢栽了芝麻。这两天不下雨,芝麻得浇水了。我这才注意到,石桥北边的地里也有人在,不多,两三个而已,不用说,都是回来忙地里的活。不远处,割下来的油菜摊在路上,经过一两个晴天,水分晒得差不多了,主人会回来捶打收籽,带回到城里的新家去,再运到隐身另一处村落的油坊,变成黏稠清亮的食用油,营养一家人的三餐四季。他们和我一样,散在县城四面八方的套房里,如同水滴融进大海,唯有相逢。故土和乡亲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里难为着,我也在思念和重逢的焦虑中煎熬着。

该回去了。故乡以她的贫瘠和荒凉抚慰我,给我的内心以暂时的安宁。我向取水的乡亲告别,也告别石桥、庄稼、飞鸟、废墟、厮守,远离,世间所有事物莫不如此。只是处于自私的想法,我祈祷推土机晚一点到来,更祈祷废墟之上有新绿萌发然后茁壮成长。



第一次亮相

□刘长生

1969年,为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已经踏上教师岗位的我,怀揣一颗保卫祖国的红心,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经体检、政审和层层筛选,我被选中进京服役。

1969年12月中旬,我们许昌籍的60多名新兵,驻进了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甲1号。这个时候接兵的首长才正式告诉大家,我们服役的部队是中央警卫团,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安全的光荣使命。听后,我心里猛然一惊,又是高兴又是激动。我来到了党中央、毛主席身边,我是一名光荣的警卫战士!自豪感油然而生。

新兵到达训练基地后,便开始了紧张的队列训练。腊月的北京,寒气逼人,但训练场上热火朝天,人人满头大汗,“一、二、三、四”的号子在操场上空回荡。一天上午正在进行训练,新兵连连长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连长既和蔼又严肃地对我说:“这两天团部要在训练基地礼堂召开欢迎新战士大会,团首长要出席会议。新兵训练团首长研究决定由你代表新战士上台表态发言。这是很光荣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好。”连长接着说,拿出你的水平,好好把稿子写出来。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向连长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离开了连部。

回到班里,心里怦怦直跳,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我一个刚入伍的新兵,就被首长选中,担任重任;害怕的是,这么重要的会议,这么庄重的场所,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怎么办?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坐在那里发呆。不知什么时候,班长任更春来到了我身边,问我怎么了。我把连长交办发言任务的事向他作了汇报。他说:“这是好事呀,你是人民教师出身,还怕这个!”我小声地说:“不一样啊,我教的是小学生,这面对的可是团首长呀!”班长听后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我慢慢地平静下来,坚定了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决心,着手撰稿。我想,既然是代表全体新战士发言,就要把战友们心里想要讲的话,用最生动的语言讲出来;要把战友们肩负重任的使命感、责任感用最精练的话语表达出来;要把战友们所拥有的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忠心决心,用最精辟的文字抒发出来。经过认真的雕琢,发言稿很快出手,交首长审查把关。

欢迎大会的日子到了。新兵训练基地礼堂里,“中央警卫团欢迎新战士入伍大会”红底白字横幅,高挂在主席台上方,非常醒目。主席台上出席大会首长的座位成左右八字型摆放,桌面上铺着军用毯,显得落落大方。会场上座无虚席,近千名新战士身着崭新的草绿色军装,按连、排、班方阵就座,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各连之间正在拉歌,响亮的歌声此起彼伏。突然歌声停了,礼堂里一片寂静,主持人宣布中央警卫团欢迎新战士入伍大会开始……难忘的一刻来了,随着主持人一声“现在有请新战士代表刘长生上台发言”,我压了压紧张的心跳,整理了一下军容,在一片掌声中健步走上主席台,向左右两边的首长和战友们各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开始了我满怀激情地发言……最后,我以“请团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把我们的青春献给光荣的警卫事业,做一名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合格的警卫战士”结束发言,赢得了首长和战友们阵阵掌声。

50多年前的那次亮相,牢记心中。现在回想起那难忘的一刻,依然深感荣光和自豪。